



重庆人以前是这样在江中搞水的—— 放滩·冲浪·钻漩·钻船肚皮

□李正权

重庆两江环绕，夏天热，下河游泳就成为当年的一大享受。以前，天气刚开始热起来，江边就有人游泳了。只要那儿有一片沙滩，只要那儿水势稍微和缓，就会成为天然的游泳场，就会有成群大群的人挤在那里。

下河游泳的多种叫法

重庆人下河游泳的叫法很多，只在江边游叫搞水、叫洗澡，顺江而下叫放滩，迎着浪子游叫冲浪，还有吊舵、钻船肚皮、钻漩、乘漩之类。

“搞水”实际上还不能叫游泳。搞水的人大多不会游泳，但又受不了江水的诱惑，于是就挽起裤管，提起裙裾，小心翼翼走到水中，让水淹到大腿。有船从江边驶过，突然掀起一排排浪来，湿了裤管，湿了裙裾，一片惊叫，虽有些狼狈，却响起一阵笑声。既然裤管、裙裾已经打湿，干脆就玩起水来，或者相互泼水打水仗，或者把全身浸在水中，将就洗个澡。朝天门江边那石梯上还经常见到这样搞水的人，不过大多都是外地人。而且只要有人下水，马上就会招来一阵呵责：“危险！上来！”

“放滩”就是从上游游出去，搭上流水，让流水把自己冲到下游，再游回到岸边。这不仅需要识水性，更要会辨别水流，特别是要辨别主流水。长江主流水在现长江大桥南桥头下受到阻拦后，就向北岸返回来，流到太平门望龙门附近，又折向南岸。在珊瑚坝或南纪门下水放滩，可以搭上主流水。主流水流速急，放滩的人也能得到更大的刺激。过了金紫门就要“收滩”，也就是要从主流水里挣脱出来，游向岸边。否则，一旦冲到太平门，往往收不了“滩”，可能冲向南岸，那就危险了。

长江、嘉陵江里的浪大多是轮船驶过后形成的，“冲浪”就要盯准机会，迎着轮船游上去，随着轮船掀起的浪一起一伏，很是刺激。轮船越大，浪越高越多，也越刺激。冲浪人往往是十多二十个，在那浪尖上一个个大声喊叫，好不快乐。

“吊舵”简单，游到木船后面，吊到那舵上，可以歇气。如果那船是上行的（有拖轮在前面拖），还可以逆流而上。人吊在舵上，舵就重了，掌舵的人立即就能知道。但是，除了喊几声、骂几句，也没办法。那时，吊舵的崽儿甚至会爬到舵上面大喊大叫，很是得意。

行船上，往往有缆绳什么的垂在船舷边。放滩的崽儿如果能够游上去吊住那绳索，比吊舵更好玩，也更刺激。不过，船上的水手往往会用篙竿什么的来赶开。

“钻船肚皮”就危险了。木船停靠在江边，吃水浅，可以闷一口气，一下潜到水下，让流水把自己冲进那船底下面。木船大多是横着停靠，只要潜上几米远，再冒出来即可。水性好的、胆子大的，可以一口气钻好几条船的船肚皮。更厉害的，则可以钻正在行驶中的船肚皮，从船头潜下，从船尾冒出。如果是船队，有的人甚至可以一条一条钻下去，直到钻完五六条船。

最危险的是“钻漩”。储奇门修了好几条绞车（缆车），那绞车的桥墩下往往形成直径好几米甚至十来米的大漩涡。有胆大的，就去钻那漩涡。让那漩涡把自己扯到江底，然后再从旁边冒出来。这不仅考胆量，更考技术。但是，初次去钻的，钻出来后往往吓得脸青面



市民正在嘉陵江里游泳

江。坐船到江北，从刘家台下水，顺着江流游到临江门收滩。有一次被母亲知道了，也是挨了一顿打。不过他却不改，搬家到朝天门后，竟然在长江没涨水之前去抛长江，从东水门下水，到野猫溪收滩。长江毕竟流速快，他体力不支，差点没有爬得起来。

虽然水性差，却难以抵御江水的诱惑。住朝天门的时候，洪水年年都要涨到我家住的吊脚楼下来。水把楼下的门封完了，我和兄弟就从窗门往下跳“冰棍”。洪水上来前，洪水退去后，那条陋巷外侧的江边就形成一个回水沱。一到下午，江边就挤满了人。我也跟着巷子里的娃儿们游出去，放滩、冲浪、吊舵、吊缆绳，呜呜呐喊，又快又得意。我也钻过船肚皮，最多可以一口气钻三条船。

下河游泳很危险

下河游泳危险，学校明令禁止不说，还经常有民警在江边游弋。实在招呼不听，就将学生娃儿放在江边的衣服裤子抱走。从水中起来，只好光着屁股跟着民警去派出所。

有一个周末，我们班上十几个同学在海棠溪街上展示这样的风景，刚好有一大群女同学路过，全都羞红脸。还有一次是在储奇门展示风景，也是长长的一队，其中好几个同学家住储奇门，更是羞愧难当。幸好我水性不好，都是在江边游，听到有人喊“警察来了”，立即爬起来抓起衣服裤子就跑。为防止被抱衣服，往往就要派一个人在岸上照看。如果是游对岸，就只好把衣服裤子裹好，用腰带绑在脑壳上。如果没有绑稳，被流水冲走，那就惨了。光条条回家，那就更难堪。因此，下河游泳的人几乎都只穿着一条内裤。一条内裤捆在脑壳上，还可以遮太阳。

从农村调回城后，我家门外的长江江岸修成了公路，不适合游泳了，我也就很少下河。后来在望江厂安了家，宿舍外面有一大片沙滩，是厂里人搞水的好地方。那时孩子已有好几岁，天气一热，就天天带他去搞水。独生子女金贵，给他准备了游泳圈什么的，好不容易才让他学会游泳，但水性比我还差。

很小的时候就听人说过，重庆城水性特别厉害的，可以从朝天门游到江北、游到南岸，甚至可以在夹马水上行走。所谓夹马水，就是两江相汇两股力相夹，江面形成的一条线，那线上的水往上面抬，于是就高过了两侧的面。

不过，重庆俗话说得好——“河里淹死会水人”。我也遇到过一次危险，那是退休后第二年去青岛旅游。在黄岛一个海滨浴场，我冒皮皮使劲往外游，哪知风浪太大，竟然游不回来了。好在有点经验，我还没有慌乱，我闷着气钻进水里，使劲游了几十把后，终于踩到了实地。那时，我才知道自己已经老了。

随着游泳池的增加和安全意识的增强，人们渐渐地都不下河搞水了，江边再也看不到成群结队游泳的人。两江四岸边到处都有禁止下河游泳的标志，甚至有防护网之类隔绝，时不时还有民警、保安巡逻。诸如放滩、冲浪、吊舵、钻船肚皮、钻漩、乘漩之类的事，如今再也没有人做了。

（作者系重庆文史爱好者）

黑，大多数再也不敢去钻第二次。因此，能“钻漩”的人极少。我一个中学同学去钻过，起来后好一阵都回不过神来。

还有“乘漩”。人坐在一个脚盆或大木桶里，划着进入漩涡中。漩涡的流水就可以让脚盆或木桶旋转起来，人就像坐儿童转椅。不过，人坐在脚盆或木桶里，要注意观察，要使劲划水，不能让脚盆或木桶卷到漩涡中间去。而且，漩涡还不能太大，涡流还不能太急。太大太急了，就可能将脚盆或木桶吸到漩涡中间，把人的脑壳转晕，说不定就划不出来了，甚至可能被吸到水底去，那就悲剧了。

抛河·跳水·横渡长江

小时候我家一直住在江边，很小就开始搞水。记得还没有上小学的那一年，嘉陵江涨水。我跟着别人下河去搞水，脚下一滑，被冲了出去，还呛了几口水，全靠别人拉回来。回到家，挨了一顿打。晚上，母亲带着我，到河边去烧香、烧纸、磕头。然后沿着江边往上游走。母亲在前面呼：“赶生娃，回来没有——”我在后面答：“回来了——”可能正因为挨了那一顿打，我直到进中学后才学会游泳，而且游泳技术一直差劲得很。

我的那些同学就厉害了。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班上十多个男同学邀约，一起去“抛”嘉陵江。这里要解释一下：重庆人把过河叫抛河，连坐船过河也叫抛过河。不过，抛河隐含着从此岸的上游搭着流水过河，不是直接横穿过河。还有同学更厉害，那时就会跳水。双溪沟下面的江边有岩石，每到涨水季节，就有成群结队的男生从那岩石上往水中跳。大多都只能跳“冰棍”，直直地落到水中，溅起高高的浪花。也有会跳的人，双手高举，手臂护住脑壳，两掌合在一起，猛地向上跃，在空中划上一条优美的弧线，然后落到水中。

我兄弟的水性比我好，很小的时候就敢去抛嘉陵

